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S /...）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三百八十七次会议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星期四下午三时在纽约举行

主席：阿加·夏希先生(巴基斯坦)。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阿尔及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丹麦、埃塞俄比亚、法国、匈牙利、印度、巴基斯坦、巴拉圭、塞内加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临时议程(S/Agenda/1387)

1. 通过议程。
2. 西南非洲问题：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四日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布隆迪、柬埔寨、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刚果(布拉柴维尔)、刚果民主共和国、达荷美、埃塞俄比亚、加纳、几内亚、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象牙海岸、约旦、肯尼亚、利比里亚、利比亚、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尼泊尔、尼日尔、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新加坡、索马里、苏丹、叙利亚、泰国、多哥、土耳其、乌干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也门、南斯拉夫和赞比亚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355)。

向安全理事会即将离任的主席和代表 致谢并欢迎安全理事会的新代表

1. 主席：在着手处理这次会议临时议程问题之前，根据一种适当的、久受尊重的惯例并代表安理会中所有的同事，向前任主席尼日利亚的阿狄博酋长致

敬，这是我莫大的荣幸。他广博的见识、明智以及对联合国的献身精神，是本国际组织中我们有幸同他共事的人都十分了解的。全体同事都感佩他上月在我们的各种商议中，特别是在安理会上处理塞浦路斯问题时，非常显著地表现出来的那种卓越的政治家的才能。安理会能消除因那个问题而造成的对和平的威胁，在许多方面是由于他对安理会审议工作的英明引导。安全理事会、大会或联合国的其他审议组织，将没有这位非洲的伟大儿子供职，这无疑地是一个损失。然而可以慰藉的是，我们知道他将在秘书处的高级职位中为本国际组织服务。我们毫不怀疑，他会为他所担任的公职增光。

2. 现在我想代表安理会对安全理事会的即将离职的代表深致谢意，感谢他们为国际和平与安全事业所作的贡献。

3. 阿根廷的鲁达大使、保加利亚的塔拉巴诺夫大使、日本的松井大使、鹤岗大使、马里的凯塔大使、康特大使以及尼日利亚的阿狄博酋长，在他们担任安全理事会代表期间，工作出色、成绩卓著。我们希望他们树立的崇高榜样，将为我们这些代表最近当选为理事国的人所仿效。

4. 我还想借此机会欢迎新任代表们：阿尔及利亚的布阿图拉大使，匈牙利的察托尔道伊大使，巴拉圭的洛佩斯大使和塞内加尔的迪奥普大使。所有这些杰出的代表，在联合国是很受尊敬的。在各种商议中，以及在联合国各种机构的审议工作中，他们证明了他们的伟大的才能和对载入宪章的各项原则的忠诚，并作出了努力以促进实现联合国高尚的目的。他们代表着对人类进步作出了伟大贡献的民族与文明。

5. 由于巴基斯坦在安全理事会取得了席位，我希望在安理会同意下，现在作为巴基斯坦的代表发言。

6. 正如阿尤布·汗总统所制定的,巴基斯坦政府的政策力图通过联合国特别促进下列基本原则的运用:第一,在国际关系中不许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第二,在外国或殖民统治下的民族有自决权;第三,不分种族、语言和宗教,尊重人权与基本自由;第四,忠实遵守国际义务;第五,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三条中所设想的办法,和平解决各种争端。巴基斯坦将根据上述各项原则,致力于解决安理会在履行其维护和平与安全的特殊责任时所面临的各种严重而复杂的问题。

7. 我们牢记在心,宪章要求安理会代表联合国全体会员行动。安理会做到这点的能力无疑地已因其组织的扩大而提高了。在某种意义上,安全理事会只代表单一的选举团体,代理联合国全体会员国行事。人们给予我们一个共同委托:按照宪章行事。我们作出了一个共同保证:维护安全理事会的正直。我几乎无须说,面临重大事件及其压力,这种正直需要极其慎重地予以保持。我几乎无须强调,如果安理会漠视它关于那些尚待处理的问题所作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声明,这种正直就要受到危害。

8. 当我们在这里开始新年度的工作的时候,我们的祝愿是:安理会将献身于在正义基础上建立和平的事业,因为只有正义的和平才能持久。

通过议程

9. **主席:**关于安全理事会今天下午这次会议的临时议程,载于S/Agenda/1387号文件中。

10. 第一项是通过议程,如果没有异议,那么该议程就……

11. 请阿尔及利亚的代表对有关议事程序进行质询。

12. **布阿图拉先生(阿尔及利亚):**主席先生,很抱歉,由于考虑到列入安理会今天下午会议临时议程的问题的紧迫性,我要打断你的话了。不过有个问题,我希望得到澄清。在议程通过之前,我设想这样一个问题,不知是否正确:秘书长那些关于代表的代表证书的报告,是否认为是由安全理事会通过的?主席先生,

如果你能就此事给我国代表团作些澄清,我是很感激的。

13. **主席:**答复阿尔及利亚代表所提出的问题,据本席了解:有关安全理事会代表的代表证书的文件,经常是由秘书处散发。

14. **布阿图拉先生(阿尔及利亚):**主席先生,我很抱歉,要再一次发言。如果我的理解是正确的话,那么安全理事会的例规是默认秘书长有关代表证书的报告了。然而假如我可以援引暂行议事规则,特别是第十五条,那就清楚了:

“关于安全理事会代表的代表证书,以及依据第十四条所指定的任何代表的代表证书,应由秘书长审查,并呈送一份报告给安全理事会通过。”

15. 这指的是默认,还是说这些报告应得到明确的认可呢?

16. **主席:**回答阿尔及利亚代表所提出的有关澄清的要求,据我了解:理事国在安理会就职时,关于有关的理事国代表证书的报告,由秘书长散发。安理会本身一段时间以来不曾处理过代表证书问题。不过,假如安理会的任何代表,想就任何有关的理事国代表证书问题发表意见。我就请他发言。

17. **布阿图拉先生(阿尔及利亚):**按照我国代表团的看法,安全理事会的暂行议事规则是完全清楚的。秘书长递交关于代表的代表证书的报告,并由安全理事会通过这些报告。根据例规,如主席刚才所指出的,这种认可是含蓄的,是默认的。但是,对于秘书长的任何报告,一经提出任何意见或异议,依我国代表团之见,明确认可这个报告,就成为必要的了。

18. **主席:**关于阿尔及利亚代表刚才的发言,我想念一念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十五条:

“关于安全理事会代表的代表证书,以及依据第十四条所指定的任何代表的代表证书,应由秘书长审查,并呈送一份报告给安理会通过。”

19. 阿尔及利亚代表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假如有人对安全理事会某一理事国的代表证书提出了异议,

这个问题是否应由安理会来考虑。但愿我正确地理解了阿尔及利亚代表所提出的这一点。如果是这样，我希望听取安理会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还有哪位代表要发言？

20. **布阿图拉先生**(阿尔及利亚)：主席先生，你刚才极其雄辩地讲述了我国代表团考虑的那一个问题。然而，我想谈一点补充意见。据我国代表团的看法，议事规则的第十五条应结合第三章里的所有条款一起念，第三章是讲有关代表和代表证书问题的。参阅第十七条，我发现它是这样讲的：

“在安全理事会以内，如有人对安全理事会的任何代表的代表证书提出了异议，该代表应与其他代表同样的权利继续参加会议，”并且我强调这个规则的最后部分，“直到安全理事会决定此事为止。”

21. 为此，倘若任何代表团关于安全理事会一个或若干代表的代表证书提出异议，就可以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对此事作出决定。主席先生，如果这个解释不正确的话，请予以纠正，那我就不胜感激了。

22. **主席**：阿尔及利亚代表提醒了我们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十五条与第十七条等条款的注意。还有哪位代表要发言？

23. **马康南先生**（埃塞俄比亚）：我不想谈论关于我的同事和朋友阿尔及利亚代表所提出的程序问题。但是，我觉得有责任请求安理会注意：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竭力回避可能延误需要安理会采取的紧急行动的任何事情；而且我很担心，假如我们加入任何一种程序的辩论或讨论，我们就不能赢得时间，这一点是我们在处理当前摆在安理会面前的极其严重的问题时必须记住的。为此，关于会议上任何人提出的意见，我不进行任何评论，也不想表示反对或采取任何与其他任何代表所采取的相反的立场。我只想敦促你，主席先生，帮助我们加快工作步伐，以便我们能够毫不拖延地采取那需要采取的紧急行动。在此时刻，我们不容有任何耽误。

24. **主席**：关于埃塞俄比亚代表就安理会目前正在审议和要处理的事件的紧迫性所提出的问题，我完全意识到：我们必须在今晚安理会休会以前加紧进

行工作，并作出决定。许多人的生命危在旦夕，文明国家公认的普遍法则遭到破坏，因而本安理会必须迅速有效地行动起来。同时，我认为阿尔及利亚代表提出的问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没有异议的话，我愿意代表安全理事会，要求秘书长就安全理事会关于新任代表的代表证书的新近例规，给我们提供一些材料。我知道只是散发了有关新任代表的代表证书的报告，但是我们并不十分清楚执行什么例规，也不十分清楚业已通过的程序是否符合暂行议事规则的要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安全理事会当然想在适当时刻加以注意。此刻，如果我的同事阿尔及利亚代表不想进一步发表意见，我要求他让我进行下一个项目，这就是通过议程。

25. **布阿图拉先生**(阿尔及利亚)：在我第一次的发言中，我说过，我国代表团意识到安全理事会临时议程上这一问题的紧迫性。然而，主席先生，如你已强调过的，我国代表团所提出的这些问题，你同阿尔及利亚代表团一样认为重要。我愿向我卓越的同事和朋友埃塞俄比亚代表保证，特别是鉴于局势紧急，我关注的不是要延长安理会的辩论。主席先生，你和我们的埃塞俄比亚同事都强调了局势的紧急，我在发言开始时也强调了这一点。

26. 不过，我国代表团认为关于最后一个问题的澄清是必要的。换句话说，是否可以认为，对秘书长提出的关于代表的代表证书报告如有异议，这些报告就因此而交由安理会决定？

27. 主席先生，你可以相信，我国代表团愿意协同你以及安理会全体代表加速我们的辩论过程，以便我们能迅速地就我们临时议程上的这个项目作出一致的决定。然而，我国代表团认为，在我们继续之前作些澄清是必要的。

28. **主席**：关于阿尔及利亚代表所作的发言，明白得很，那就是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十七条的一些条款必须遵循。这些条款明确规定：如果一个理事国的代表证书受到非难，该国代表“应以与其他代表同样的权利，继续参加会议，直到安全理事会决定此事为止”。

29. 关于这一点，我已讲过，务须得到关于安全理

事会代表的代表证书问题的新近例规的材料，并且我们想得到秘书长的报告。我相信这会符合阿尔及利亚代表的观点，我注意到，他提出了一个一般的原则问题。

30. **布阿图拉先生**(阿尔及利亚)：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对你刚才所作的发言表示满意。我们只想指出一点，这个决定在其精神上，不仅适用于自新理事国选到本安理会以后秘书长所作的报告中的代表证书，而且包括涉及安全理事会现任代表们的代表证书的所有报告。

31. **主席**：如经安理会同意，我建议我们着手对这次会议临时议程进行审议。临时议程载于文件……，请苏联代表发言。

32. **莫罗佐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原谅我打断你的话，我想，你会把你关于阿尔及利亚代表所提出的问题的意见继续讲下去。

33. 我想说明阿尔及利亚代表刚才所作的发言，依我之见，是完全符合议事规则和秘书长根据议事规则条款而必须履行的职责的。这些已为阿尔及利亚代表所指出，我不打算重复，因为据我看来，这个问题已经够清楚了。我愿表示，强烈支持阿尔及利亚代表关于安全理事会代表的代表证书审核的程序，以及将审核结果提交安理会批准等问题，对有关条款所作的解释。我要强调一下，阿尔及利亚代表在其最后发言中说过，这种程序当然地、毫无例外地适用于安理会的全体代表。

34. **主席**：我注意到苏联代表的声明。

35. **贝拉尔先生**(法国)：我不打算就这个问题占用安理会的时间。我只想说我国代表团极为注意地倾听了阿尔及利亚代表关于我们的议事规则第十六条与第十七条的阐述，我国代表团赞同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我们以极大的兴趣听到你——主席先生这样的讲话：这个问题确实需要澄清，安理会将得到这个澄清。因此，我关切地期待着这种澄清。

36. **主席**：我想，安理会没有其他代表要在今天

下午对这个重要问题提出意见。我已注意到阿尔及利亚代表、苏联代表和法国代表所表明观点。我已说过，安全理事会将等候秘书长¹提交一份关于这个问题的惯例的报告。我相信，他也会谈到三位代表的发言中所提出的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关于代表证书的报告应包括安全理事会全体代表的代表证书资格。

37. 我相信，主席的这个概括会使安理会满意。如果没有相反的意见，我将进行安理会今天下午的事项。

38. 安全理事会今天下午会议的临时议程载入S/Agenda/1387号文件。这个议程的第一项是“通过议程”。如果没有异议，我就……

39. **米什拉先生**(印度)：我国代表团想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S/8353号文件，其中载有联合国西南非洲理事会主席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写的一封信。我国代表团想建议把这封信也列入我们的议程。

40. **主席**：印度代表建议，把S/8353号文件列入我们今天下午的议程。该文件是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联合国西南非洲理事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一封信。如果没有异议，我就认为安理会同意将此文件列入今天下午的议程。

会议决定如上。

修正议程通过。

西南非洲问题：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四日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布隆迪、柬埔寨、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刚果(布拉柴维尔)、刚果民主共和国、达荷美、埃塞俄比亚、加纳、几内亚、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象牙海岸、约旦、肯尼亚、利比里亚、利比亚、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尼泊尔、尼日尔、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

¹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三年，一九六八年一月、二月、三月份补编，文件S/8365。

律宾、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新加坡、索马里、苏丹、叙利亚、泰国、多哥、土耳其、乌干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也门、南斯拉夫和赞比亚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8355)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联合国西南非洲理事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8353)

41. **主席：**尼日利亚代表提出了一项要求，要求邀请他参加安理会审议刚才列入议程的问题，但不参加表决。按照安理会所遵循的关于先前考虑过的问题的惯例，我建议，如果没有异议，就邀请尼日利亚代表参加讨论，但没有表决权。

会议决定如上。

应主席邀请，B. A. 克拉克先生 (尼日利亚) 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42. **主席：**安全理事会 这次会议，是应四十九个会员国代表于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四日签署的作为 S/8355 号文件散发的请求信，经过同安理会的同事磋商之后召开的。我已接到通知：锡兰、塞浦路斯、日本和突尼斯，都增补到原载于该文件中的最初提案国名单上去，这个情况见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S/8355 号文件附件一与二。

43. 关于这一点，我也想提请大家注意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联合国西南非洲理事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并已载入 S/8353 号文件的信，这个文件也已列入议程。西南非洲理事会主席又在今天下午转交了一份关于这一问题的备忘录，它将作为 S/8353 号文件附件一尽快地予以散发。

44. 此外，秘书长已就作为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S/8357 号文件散发的问題准备好了一份报告。

45. **布阿图拉先生 (阿尔及利亚)：**主席先生，你对我说了许多亲切的话，我非常感激。我觉得我应当特别强调由于各种事情的巧合，我国代表团在今年第一个月、第一次会议上、第一次参加安理会工作的时候，适逢你、巴基斯坦 - 阿尔及利亚 与之保持并继

续发展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代表担负起指导我们辩论的任务。我们的看法反映了对你无限信任的安理会代表们的看法。阿尔及利亚在进入联合国大约五年之后，又被选进了安理会，这些选票表明一种鼓舞人心的友好精神，而并不表明我们有什么特殊的功绩。我们从非洲人和阿拉伯人以及一般说来第三世界所给予我国的广泛支持中，尤其看到了此种友好精神。这是我们必须偿还的道义上的债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实现在我们宪章中阐明了的我们大家必须努力遵循的原则，就将成为我们高度重视和毫不推诿、毫不退缩地真诚努力的目标。

46. 联合国拥有许多表达其积极、无私的使命之精神的机构。的确，对于第三世界各国来说，这种机构和这种使命有助于鼓舞他们那个世界的各种制度的逐步发展。事情很清楚，那种我们盼望在各地发生的改变，要求对各种情况重新进行估计，并且要求不断刻苦地探索实现我们理想的途径。我这里的意思当然是指的保持和维护和平。由于保持和维护和平极为重要，因而，这一任务已经委托给联合国的主要机构安全理事会了。

47. 因此，我们认识到安理会与维持和平这一概念本身已经紧密相联。的确，看来似乎在需要对保障安全与维护既定局势进行区分的时候，一些人头脑里钻进了某种也许是有意混淆的东西。提出这种意见，不是要进行指责，而是要强调我们真正认为是妨碍国际关系平静的病根，它的症状在安理会的议程上，我们不管如何草率，一看就可以看出来。

48. 确切地说，这种病是什么呢？

49. 在中东，各民族只看到他们的存在受到威胁，那是不够的，他们的祖传土地也遭到蹂躏。在东南亚，各民族正遭受着无穷的痛苦，仅仅是由于他们强烈地坚持其自决、国家统一以及政治和领土完整的权利。因为这些冲突对国际和平造成直接威胁，它们就可能导致一些人看错其他冲突的性质和低估其影响，而其他冲突因为主要发生在南部非洲，它们就有把第三世界的一个大陆突然投入战争痛苦之中的危险。

50. 在我们看来，这种动荡、这些冲突和这些战

争都是双重对分的结果：行动与被看作行动基础的哲学之间的对分，以及势力大者与势力小者之间的对分。

51. 安理会代表们及安理会本身的指导原则。能够而且必须是以协调代替不和与冲突。如果这种愿望被普遍接受了的话，那么安全理事会虽然肯定不能够解决每一个问题和每一个争端，但它也会享有较大的权力和威望。这就有助于创造必要的条件，以达到和平而有生气的共存，因为没有一个人会被排除在这种共存之外。

52. 有益的、不再是含糊不清的决定到那时几乎是作出不可，目前看起来难以克服的、妨碍我们达到那种协调和平衡的障碍，无疑将会消失。

53. 在我结束这一简短的导言之前，我特别要为我们非洲姊妹共和国马里和尼日利亚的两位代表在安理会长期而艰巨的辩论期间，尤其在过去的年所表现出的献身精神和智慧，向他们致敬。阿狄博大使的特别有益的贡献，理所当然地赢得了秘书长的信任，他把联合国中很重要的职务委托给这位大使。我们的朋友康特大使，虽然是在他的国家在安全理事会任期快要结束的时候才加入我们的行列，但很快就表现出了他是一位很有才干的外交官。我可以说，这样的才能在马里决不是罕见的。

54. 非洲和亚洲代表团要求召开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以审查西南非洲事实上的当局所制造的局势，这表达了他们对南非在一个不再受托由它负责的地区的行径所激起的情感。

55. 他们感到有必要提请安理会，注意威胁着西南非洲各族人民前途的危险和注意这个局势对世界这一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可能的连带关系。

56. 主席先生，你准会记得，在通过第二一四五（二十一）号决议时，大会曾决定对西南非洲承担直接责任，几乎联合国全体会员国都认为南非当局不能再继续管理西南非洲，因为他们的种族歧视政策违反了委托给他们的委任统治的原则。因此，第二一四五（二十一）号决议终止了那种委任统治权，并撤销了南非掌握的所有权力。这个决定反映了联合国的一致意愿，

要把西南非洲人民从南非统治和种族隔离中解放出来，使他们开始走上自由和独立的道路。

57. 同时，由于认识到有必要创造有利条件以便建立一个独立国家，大会在其第五届特别会议上，建立了联合国西南非洲理事会。这个理事会——唯有它才能行使联合国合法授予它对该地区的权力——所受的委托主要是建立各种条件，使得西南非洲人民能够和平地实现国家主权和独立。联合国建立该理事会，是为有效地履行其在通过第二一四五（二十一）号决议时所承担的责任作准备。

58. 南非无视联合国的大多数，拒绝了这一决定。南非拒绝接受终止其以前掌握的委任统治权，拒绝承认联合国建立的该理事会的权力，只不过是再一次地表明它对联合国的一贯蔑视。

59. 南非拒绝同西南非洲理事会进行任何接触，是想有意清楚地表明它能够无视对其利益有害的联合国的各种决定，它这样作的目的是给那些还不敢同法律对抗的国家作出榜样。

60. 南非以自己的行政权力在该领土内事实上继续存在作为借口，逮捕了三十五名西南非洲人并将他们带到南非没有领土司法权的法庭受审。

61. 这些非法的逮捕违反了大会的决定，因为西南非洲居民不再在南非当局权力的管辖之下。这种笨拙的审讯把戏是有意藐视联合国的权威。

62. 南非再一次蓄意地、挑衅性地决心冒天下之大不韪，威胁三十五名被任意拘留的人的生命；自以为在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开幕前夕“明智地”推迟了这次非法审讯之后，就可以从我们的工作中吸取这样一个教训：它将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63. 南非采取各种步骤加紧迫害和镇压——这里我不必追忆这些步骤与最近所采取的某些方法的相似之处——直接威胁着整个居民的生存。这些宣告有罪的被监禁者明天面临的死刑对于比勒陀利亚的这个种族主义的国家来说，将构成对联合国弱点的严峻考验。

64. 正是由于认识到必然会有这种冷酷无情的傲慢挑战的反应，大会认为迫切需要作出一个决定。

65. 南非统治着西南非洲，并且根据一种 在我们大家（不用说，它的不幸的伙伴葡萄牙例外）看来根本不能成立的法律，对该地区的居民实行镇压。

66. 安理会的代表肯定不会不注意到，要找到一种办法来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的迫切性。三十五个合法地要求联合国保护（因为联合国是一个托管权力机构）的人的生命处在危险中。我们对这些人的命运负有完全责任，因为我们已经庄严地接受了这个责任。因此我们最紧迫的义务是制止这种滔天罪行的发生，而且安理会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责成比勒陀利亚当局立即释放这三十五名被监禁者，并允许他们返回家园。

67. 无论如何，必须制定出使联合国能够最终充分完成其任务的、实际的、具体的措施，唯有这种措施能使南非当局明白，他们的一贯拒绝的态度是不能无限期地保持下去的。必须在不受威胁和没有阻碍的情况下把西南非洲引导到完全的独立。安全理事会的职责之一就是帮助达到这一目的，以使暴行和动荡可以从这个国家及其所在的整个地区得以消除。

68. 最后，我是否可以这样说，重申安理会在其负有如此重大责任的地域内的权力，将是有益的。如果我们处在能够强有力地回答比勒陀利亚想要我们经受的——的确，它是故意这样作的——考验的地位，我们将有效地恢复联合国的威望，而且可以肯定我们将来无须再显示我们的权威。

69. 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将来的工作就不可避免会更为艰难，并且我们将不仅表明了我们无能，而且也对那些梦想破坏国际合作的人表明了我们的国际合作的理想不坚定。

70. **主席：**还有十二位代表已登记发言。在请下一个发言人埃塞俄比亚代表发言之前，我想讲明一点希望，就是希望安理会的代表们记住安理会面临的紧急局势和在这次会议结束之前就这一问题作出决定的迫切需要。

71. **马康南先生（埃塞俄比亚）：**主席先生，首先我想对你来到安全理事会表示欢迎，并对你当选担任一月份安理会主席的崇高职务表示祝贺。自你来到联合国以来，同你交往一直使我感到愉快和光荣。我同你的整个接触证实了我的期望，即你以前无论在联

合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为你国政府供职中取得了许许多多的经验，联合国将从你的经验中大大地受益。我相信，你回到联合国并参加安全理事会的工作，对我们在安理会和在整个联合国所作的共同努力，将是一件最可宝贵的事。我愿意向你保证埃塞俄比亚代表团的友好合作。

72. 对于安理会的新代表，我的朋友和同事们：阿尔及利亚、塞内加尔、匈牙利和巴拉圭的代表，我也伸出友谊之手和表示欢迎，并向他们保证我国代表团充分而真诚的合作。

73. 南非变本加厉地藐视联合国并无视国际舆论和国际法规则的行为是太明显不过了，几乎不需要再花很多气力去揭露这种压迫数百万南部非洲人的种族主义政权之残暴与凶恶的特性。

74. 这是自联合国有史以来就出现了一种公开的挑战。无论是种族隔离问题（这是公开地否认人权）也好，或南非问题（这是有意地排斥对一国际领土的国际责任）也好，还是同南罗得西亚叛乱分子以及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结盟的问题（这是公开地企图打击和破坏联合国的努力）也好——所有这些问题分开来看也好，或联系在一起来看也好，只不过是一个政权对联合国权力的公开挑战，而这个政权继续享有会员特权，但不尽最起码的努力去履行会员国义不容辞的义务。

75. 南部非洲这种严重局势以及导致今天召开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的严重发展情况，在我们刚才听到的阿尔及利亚代表的雄辩的发言中已作了叙述。我只需要回忆和强调一下以下的事实就够了：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大会第二一四五（二十一）号决议终止了南非对西南非洲的委任统治权并宣布了今后西南非洲由联合国直接负责。这是一个体现国际社会意志的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的决定。然而，南非不仅故意采取某些既违背先前的委任统治精神又违背联合国宪章原则的行政措施，公开对抗了这一决定，而且根据它无权颁布的法律，对西南非洲的国民进行非法审讯，从而进一步使它对国际社会的蔑视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南非当局故意使这些法律具有追溯既往的性质，以便能够按照其罪恶目的需要，在时间上向后追溯，以进行迫害和报复。

76. 对这些西南非洲民族主义者提出控告所依据的这种法律，即所谓的恐怖行为治罪法²本身就是一种违背一切公认的司法概念和规范的荒谬的法律。象这样一种法律，就是一种事后立法，它把一种已经发生很久的行为定为是犯罪的，而且这种行为在其发生时并不构成对任何法律的一种违犯。自然，这种法律引起了文明人类的愤慨，特别是全世界法律界的愤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九日的纽约时报评论这种法律时特别说到：

“根据那个法令被捕的人，如果不能证明自己的无辜‘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怀疑的’，他就是有罪的了。定罪的刑罚与定叛国罪的刑罚相同，包括死刑。所谓‘恐怖主义者’活动的这个范围包括如此广泛，如果一个人的所谓犯法被判为‘扰乱国家事务的行政管理’，他就可以被定罪。”

77. 这种法律是种族隔离制度的一个方面，也是对南非非白种人的迫害机制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本身如此残暴，应受到各民族国际社会的谴责。当它被引用到西南非洲——自国际联盟解散后，联合国对该地区就负有独特的无可置疑的责任，这种责任在南非委任统治权被终止后变得极为直接——，这种法律和根据它而正在进行的审讯就成为一个向联合国和联合国主张的高尚原则直接挑战的问题了。

78. 阿尔及利亚代表已经指出，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以压倒的多数通过了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六日第二三二四（二十二）号决议。在这个决议中，大会谴责这种非法逮捕、放逐和在比勒陀利亚审讯三十七名西南非洲人是南非政府对这些西南非洲人的权利的悍然侵犯，是对该领土的国际地位的悍然侵犯，也是对大会第二一四五（二十一）号决议的悍然侵犯。

79. 南非对这种不可抗拒地表现出来的国际意志的反应，是将最后判决的日期提前，起初是说提前几个星期，近来又说提前几天。当然，这是那些缺乏勇气和良心有愧的人面对真理和正义的一种尽人皆知的花招。这是明显地企图先发制人，阻止联合国的行动，以及混淆和蒙骗世界舆论。

²禁止恐怖活动、修正刑事程序法并规定其他有关事项的法令，一九六七年第八十三号法令。

80. 但是，不管南非政府怎样耍花招也不能掩盖它所干的这种可耻的卑鄙的行为，而且今天全世界的目光都注视着本安理会，殷切期望本安理会不让南非政权进行这种公开的恐怖活动和赤裸裸的迫害的残酷的非法行为而不受到制裁。毕竟，这种非法审讯危及的不只是这些被牵涉到的西南非洲人的生命，尽管这点本身是重要的。危及的还正是联合国的权力和责任。国际联盟的经验很清楚地表明：一个世界机构的权力不一定是在一个晚上就消失。它是在一种表面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侵蚀权力的过程中慢慢萎缩的。这种情况如不及时加以制止，就可能一步一步地走向缓慢而无疑疑是灾难的道路上去。

81. 只有采取适当而及时的行动，安全理事会才有可能使联合国避免这样一场灾难，的确没有任何行动比要求我们今天去对付比勒陀利亚审讯提出的严重挑战更紧急的了。我们今天有责任全体一致地向南非大声疾呼，够了就是够了，联合国再不能容忍它的蔑视了。

82. 因为时间在这一严重事态中至为重要，我们应该在今天通过一项决议，确认大会作出的决定，并以明确而强硬的措辞要求南非政府从此停止这种非法审讯，释放和遣返有关的西南非洲人。

83. 最后，今天在安理会通过一项决议固然重要，但是这个决议显然不会有什么效果，除非我们都决心使得它得以执行。关于这点，那些同南非保持着关系的会员国负有特别的责任。很明显，南非利用这些关系作为对其压迫行为的一种便利的掩护，它感到从这些会员国那里获得的巨大的利益使自己得到了支持和变得强大了。另一方面，南非的一些贸易伙伴——其中有些是强有力和有影响的国家——只要愿意的话，他们至少可以利用这种影响使得南非过于凶暴的行为有所节制。作为联合国的负责任的会员国，这是对他们最起码的希望。

84. 因此，我们呼吁，特别是向那些有关的主要大国呼吁，因为作为常任理事国，他们肩上负有特别的责任。我们呼吁人人立即果断地行动起来，以阻止这些非法审讯。如果南非一意孤行，那么这些非法审讯的结果将会给联合国带来耻辱，并给整个人类良心带来一种沉重的犯罪感。

85. **巴法姆先生**(美利坚合众国):如果我们查阅记录做得准确的话,今天就的确是一个历史性的时机。其所以这样,是因为安全理事会讨论处理与西南非洲直接有关的问题,这在联合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86. 联合国已有五十三个会员国要求召开这次会议,希望安理会在大会的影响力上加进自身的分量,以确保目前正在比勒陀利亚被根据不能承认的立法即一九六七年的所谓恐怖行为治罪法审讯的三十五名西南非洲人得到释放和遣返。在第二三二四(二十二)号决议中,大会已经以压倒多数谴责了这一审讯和法令,然而南非当局都对这一决议不予理睬。

87. 人们普遍对这些人的命运感到关切,我国政府有此同感。特别是鉴于对有关的个人的判决明天就可能往下传达这一事实我们也同样感到召开这次会议的紧急性。这种关切由于南非政府继续无视西南非洲居民的权利,继续无视联合国的权力和全世界人民对西南非洲人民的福利的人道主义的关心而变得异常明显。

88. 大会根据其以压倒多数通过的第二一四五(二十一)号决议,已经决定终止南非对西南非洲的委任统治权,并且决定今后西南非洲由联合国直接负责,联合国的这一决定显然是以南非自身违背其义务、否认委任统治以及无视国际法院的意见的行动为依据的。

89. 最近根据一种令人厌恶的、违反我国人民所致力维护的最基本的正义标准的恐怖行为治罪法,对三十五名西南非洲人的逮捕和审讯是特别严重的事件。美国许多代表在联合国其他场合已经直截了当地讲明不承认这种恐怖行为治罪法。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四日戈德堡大使³在大会上详细叙述了为什么我们认为此法令本身违背了基本准则以及为什么此法令应用到西南非洲是不能允许的。今天我们重申并强调这一看法。

90. 美国既不宽恕暴行,也不支持无政府状态。的确,它对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一问题的立场出于尊重法律和宁愿和平解决这个问题。因此,特别可悲的是,

³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二届,全体会议,第一六三二次会议。

南非政府竟然采取这样一些政策,由于这些政策在西南非洲堵塞人们和平地表示不同意见的途径,它们本身便引起和产生暴行。

91. 根据恐怖行为治罪法对三十五名西南非洲人的起诉和判决是没有理由的,这只能解释为拒不尊重法治。这种审讯应当停止,这些被告应当释放,这就是美国政府的观点。

92.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即在差不多是一致地通过第二三二四(二十二)号决议——这一决议谴责了这种审讯,我们是这一决议的提案国——的前两天,戈德堡大使质问为什么西南非洲人一直被监禁,不许同外界接触,为什么他们一直在远离自己的家园的地方遭到审讯。南非政府一直作不出合乎逻辑的回答。尽管联合国的各种机构和各个会员国,还有某些私人团体反复多次地要求南非政府尊重该领土的国际地位和遵守第二一四五(二十一)号决议,可是南非政府至今对这些呼吁不予理睬,并且继续进行审讯。

93. 我们认为整个国际社会对这些现在仍在被审讯的人负有责任。这种责任来自西南非洲的国际地位,来自联合国宪章第九章和第十一章中规定的义务,来自国际法的普遍原则,并且来自对人类得到人道主义待遇的最基本的关心。这是在西南非洲国际领土的居民的生命与自由处于危险中的此时此刻非常沉重地压在本安理会身上的一种责任。

94. 我国政府认为这种恐怖活动法引伸到西南非洲是非法的,因此我们准备同安理会其他代表一起表示这样一种看法。鉴于局势紧急,我们认为现在要求安全理事会运用它有影响的意见以加强要求停止这种非法审讯的呼声,并且今天就这样作,是完全适宜的。因此,我们欢迎这一提议,我们支持要求南非释放和遣返这些正被审讯的人,停止对该领土及该领土上的人民运用恐怖行为治罪法。

95. 我们非常坚定地认为,重要的是本安理会应以大会通过第二三二四(二十二)号决议时的那种同样统一的目的和意图来就这样一个基本和重要的问题采取行动。我只能说,这种行动现在令人十分满意和感激地出现了;主席先生,我只能说,是在你的英明领导之下,才会是这样的情况。至于美国,它将支持

已提交的决议草案，并将继续尽一切适当的努力以求确保释放这些被监禁的人。我们的热切愿望是使整个的西南非洲人民将能够通过和平手段达到他们的目的，并使他们将能够充分行使所有人都有资格享受的基本权利。

96. **伊格纳蒂夫先生(加拿大)**：主席先生，我将听从你刚才向安理会代表提出发言要尽可能短一些的要求。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的国家当选为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祝贺你本人在今天第一次会议上担任安理会主席的职务。你动员安理会着手本年度工作时所用的明智的言词、你酝酿这次会议进行磋商的方式，已给我国代表团留下了印象。

97. 我也想非常热烈地欢迎阿尔及利亚、匈牙利、巴拉圭和塞内加尔的代表们。

98. 今天，我们正在考虑就西南非洲被监禁者在比勒陀利亚受审问题向南非政府发出进一步的呼吁。加拿大代表团⁴在第二十二届大会上对监禁西南非洲人士和恐怖行为治罪法——我的朋友和同事、埃塞俄比亚代表在早些时候极为雄辩地谈到了这个法律——的条款扩展实施到西南非洲的问题，已经表示了严重的关切。同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一道，加拿大曾投票赞成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大会通过的第二三二四(二十二)号决议。大会在该决议中敦促南非政府立即停止审讯，并释放和遣返被监禁的人。时至今日，南非政府还没表示它愿意重视大会决议中的要求，我国代表团对此实在深感遗憾。因此我们同意现在应该紧急地、我的确还希望是一致地，发出安理会的呼声，以加强大会已表明了的意见的力量。创立联合国毕竟是希望人类庄重的意见能对一些政府的行动产生影响。联合国对发生于比勒陀利亚的审讯已经表示了明确的态度。这种态度在今天的安理会会议上正得到进一步强调。我国政府认为南非是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有义务尊重本安理会的意见，重视今天正在提出的要求。

99. **米什拉先生(印度)**：在一九六八年，我国代表团能够荣幸而愉快地和巴基斯坦代表团在安全理事会中紧密合作，这是一件令人满意的事。至于两国

⁴同上，第一六二四次会议。

在地理上的毗连，扎根于历史、文明和文化上的共同纽带，以及对于许多国际问题——就象我们今天正在讨论的这样一类问题——的观点的非常一致，都是勿须证明或特别强调的事实。

100. 请允许我也借此机会向安全理事会的其他新代表表示欢迎。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和塞内加尔代表团——我们亚非家庭的兄弟代表团，都是以其对联合国的一切活动有积极的兴趣和建设性的贡献而闻名的。我国代表团期望和他们在安全理事会中进行紧密合作。我们同样高兴地向匈牙利代表团和巴拉圭代表团表示热烈欢迎。过去我们曾和它们紧密合作过；我们相信，今后我们还将为促进共同的目标而同它们一起工作。

101. 我们再也无法从尼日利亚的阿狄博大使的丰富经验中受益了。他处理困难而微妙的局势时的明智和机敏的手腕，大大地有助于安理会顺利履行职责，在他担任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份的主席时，尤其如此。

102. 我国代表团还要感谢马里、日本、阿根廷和保加利亚等国代表团，他们在与我国代表团共任安全理事会代表期间，和我们进行了合作。

103.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以我国代表团和我本人的名义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主席这一高贵职务。无论在这次会前的非正式磋商中，还是在有关其他问题的磋商中，都清楚表明你是安理会的一个很英明的领导人。你那结束关于这次会议的非正式磋商的速度以及今天我们抱着急切的心情在此开会这个事实本身，都证明了你具有迅速而有效地获得最大限度合作的才能。

104. 今天，安全理事会会议是应联合国很多亚非会员国的紧急要求而召开的。联合国西南非洲理事会给你，主席先生也写了信(S/8353)，这封信现已列入我们的议程。在信中该理事会对目前西南非洲的局势表示了严重关切，并要求安全理事会立刻处理此一问题。

105. 代表们当能记得，第二十一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历史性的第二一四五(二十一)号决议。该决议终止了南非对西南非洲的委任统治权，并决定了西南非洲从此由联合国直接负责管理，南非在该领土不

再有任何权利。这次大会的决定应该看作是联合国的一个起点，我们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以后所有的行动都必须以它为基础。南非政府不仅不尊重接近一致通过的联合国决定，反而坚持其对西南非洲这个国际领土的非法占领，并且事实上肆意采取措施，以实施那个声名狼藉的奥登达尔委员会⁵的建议。

106. 象这里的其他理事国的代表团一样，印度代表团在西南非洲的问题上也有很多话要说。但是我们今天开会只能就局势的很有限 然而 又很重要的方面，及时地进行考虑和迅速地采取行动。南非政府一直使三十五名西南非洲的人权受到威胁。的确，他们中大多数人的生命取决于本安理会的行动，取决于它能否使南非政府就范。我们简直是在和时间赛跑。大家知道，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原安排在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恢复非法审讯，当南非统治者获知国际社会准备采取某些行动时，就把审讯时间提前到一月二十九日，随后又把时间进一步提前到一月二十六日，那就是明天了。面对着南非对世界舆论如此顽固而蛮横的蔑视，安全理事会的责任显然是采取迅速而有效的行动，以免南非用既成事实来对抗联合国。

107. 在过去几个月中，南非的恐怖行为治罪法及依此法对三十七名西南非洲人的非法逮捕和审讯已经成为会员国的无数声明的主题，也成为联合国几个机构所采取的共同意见的主题。大会最近通过的关于这个问题的第二三二四（二十二）号决议，获得了一百一十个会员国的赞同。该决议谴责了对三十七名西南非洲人的非法逮捕、放逐并在比勒陀利亚审讯，认为这是南非政府对三十七名西南非洲人的人权、对该领土的国际地位以及对联合国大会第二一四五（二十一）号决议的悍然侵犯。

108. 南非制定所谓恐怖行为治罪法，逮捕和指控不在它法律管辖下的人们，这不仅激起联合国的谴责，还激起了全世界许多人道主义者、职业团体和其他团体的义愤。许多著名的民间法律团体的舆论，尤其具有特殊意义。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两百多名美国律师发表了抗议审讯的声明，声明的结束语是这样的：

⁵西南非事务调查委员会——于一九六二年在 F. H. 奥登达尔先生的支持下，由南非政府建立。

“作为职业的法律工作者，我们对由于南非非法坚持其审判权、违反法治、破坏合理诉讼程序的文明标准，致使我们的三十五名人类同胞面临迫在眼前的死亡威胁一事感到关切。我们所有签名者抗议根据恐怖行为治罪法非法指控西南非洲公民，并呼吁我们法律界的同行加入我们抗议的行列。”

109. 代表们也一定知道纽约市律师业协会最近通过了一个决议，宣布恐怖行为治罪法违反了包括正当程序在内的法律上的文明原则，违背了世界人权宣言。

110. 南非政府对于体现了世界机构的所有成员的真正关注的第二三二四（二十二）号决议的反应又是什么呢？就在这个决议被通过的那一天，据报道，南非总理沃斯特就说过：“南非绝不准许任何事和任何人干预它的审讯。”

111. 更有甚者，我们已获悉十二月十一日，又有一名西南非洲人根据恐怖行为治罪法在奥万博兰被捕。联合国西南非洲理事会的备忘录把南非政府的态度揭露得够清楚的了。因此，大会和联合国其他机构要求南非停止审讯的多次决议均遭到顽固反抗这一事实也就很清楚了。

112. 因此，作为联合国处理和平与安全问题的最高机构的安全理事会，有责任坚决表明其对此问题的态度。在我国代表团看来，安全理事会应该用明确的语言要求南非政府立即停止非法审讯，并释放和遣返有关的西南非洲人。我国代表团深信安全理事会能够毫不迟延地采取此一步骤，因为所有理事国，常任的和非常任的都曾投票赞成第二三二四（二十二）号决议，而该决议要求南非作的正是同样的行动。

113. 我想用这样几句话来结束我的发言：我们今天所讨论的问题不只是一个涉及南非对西南非洲不享有主权或司法权的政治问题；当然，问题的这一方面是基本的、非常重要的。但是，今天我们面临的迫切问题是一个人道主义的问题。三十五名西南非洲人很可能只是由于渴望解放自己的祖国而失去自己的生命。这种渴望早已被联合国承认为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并为它所通过的第二一四五（二十一）号决议所

鼓励，其明确目的就在于使西南非洲人能获得独立。假使安全理事会不能采取行动，而且是迅速地采取行动的话，它的威信和权力就会受到严重的损害。

114. **贝拉尔先生(法国)**：让我简单地说一说我们是多么高兴在安全理事会欢迎象阿尔及利亚、匈牙利、巴拉圭、塞内加尔，主席先生，还有你的祖国巴基斯坦这样一些与我们有着特别密切关系的国家出席会议。

115.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大会促请安理会注意它的第二三二四(二十二)号决议，这个决议反映了大会对南非政府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对三十七名被比勒陀利亚指控为犯有恐怖行为罪的西南非洲人进行审讯情况的正当关怀。

116. 九月十一日开庭的诉讼程序在十二月十二日闭庭。法庭的裁决，如果不是说判决的话，就预定于二月五日公布。但是这个日期原先被提前至一月二十九日，而后据说又提前至一月二十六日。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代表团非常同意亚非国家关于召开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的要求。

117. 我们完全同联合国和全世界一样，对这件事感到气愤。这个控告涉及到西南非洲这样一个领土的国民，该领土由于其国际性的地位，国际社会对之负有特殊的责任，因此我们有权利给予它以应得的关注。

118. 根据所收到的、眼前尚未见有异议的材料，被告似乎是在奥万博兰，也就是说在西南非洲被捕的，因为所谓的罪行是在该领土犯的。随后被捕的人被转送到南非拘禁，不许与外界接触，达一年有余。他们被指控违犯了一种关于恐怖行为的法律——这项法律是在他们被起诉的前夕才被通过，并使之追溯既往到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七日。目前正根据异常的法律而对他们进行追溯起诉。它的这种蔑视人道主义感情和正义感的条款是对公认的法律原则的不可饶恕的攻击。

119. 我必须十分诚恳地说，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南非的代表⁶向大会所作的辩解并未能消除

⁶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二届，全体会议，第一六二四次会议。

我国代表团对这个案件有关的原则和诉讼程序的非议。这就是为什么我国代表团支持七十四国向大会提出的决议草案——这个草案谴责对三十七名西南非洲人的逮捕、放逐和审讯，并要求南非立即停止审讯以及释放和遣返被告人员。

120. 今天我们热烈希望南非政府听从理智和人道的呼声，并尊重西南非洲的国际地位，根据公认的司法条例行事。任何与此相反的决定都会激起最强烈的谴责，都只能激化该领土人民对一种种族歧视的政策，一种我国断然谴责的政策的敌对情绪。

121. **莫罗佐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首先让我欢迎最近当选为安全理事会理事国的国家阿尔及利亚、匈牙利、巴基斯坦、巴拉圭和塞内加尔的代表出席会议。我深信在完成根据联合国宪章委托给我们的责无旁贷的任务，即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他们将作出宝贵的贡献。

122. 主席先生，让我以个人名义祝贺您担任安理会本月份的主席，希望在你的指导下，安理会能采取有益的步骤，解决它应该处理的问题。

123. 我愿借此机会和大家一道，向本年度离开安理会的同事们致谢，并且特别要提到保加利亚代表、马里代表以及作为上月份安理会主席工作卓有成效的尼日利亚代表对安理会的工作所作的宝贵贡献。我也要提到其他即将离任的安理会代表所作的贡献。

124. 五十多个亚非国家的代表在其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四日的信中，和这些国家的代表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中，表达了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对西南非洲人民的非法行为的深切关注和愤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团对这些非法行为同样感到深切关注和愤慨。

125. 正如在这里已恰当指出的那样，比勒陀利亚正准备对西南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进行的报复，是和联合国的原则和宗旨不相容的，也是和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的原则和宗旨不相容的。

126. 这进一步证明南非当局对联合国多次要求南非停止警察恣意压迫和其他反对本应立即得到自由

独立的西南非洲人民的非法活动的决议所表示的轻蔑。南非的这种行为粗暴地侵犯了西南非洲人民的不可剥夺的合法权利和该领土的国际地位。

127. 在对西南非洲的危险局势进行审查时，我们一再碰到那种帝国主义在世界各地推行长期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统治、干涉、侵略政策所产生的为人类良心深恶痛绝的现象。

128. 最近几年来，尤其是在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发表以来，许多民族从殖民地的地位中解放出来，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国家。在广大的非洲大陆上正在发生着广泛的社会变革和经济变革，一个真正的民族复兴正在兴起。

129. 然而，在国际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支持下的殖民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的政策以及对许多的国家和人民顽固拒绝执行上述宣言的条款，这些仍然使人类不能从殖民主义的凌辱中彻底解放出来。

130. 西南非洲人民的命运也是最悲惨的。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战士为了解放他们的人民，展开了顽强的斗争。他们不止一次地在联合国这里强烈抗议了南非种族主义者。这次会上已提到第二十一届联合国大会曾以压倒多数决定终止了闻名的国际联盟委任统治权。南非曾以这个委任统治为掩护，在西南非洲建立了一个殖民地政权。

131. 过去一年里，大会在第五次特别会议上和第二十二届例会上，先后两次重申了关于西南非洲问题的决议，并敦促南非立即履行给予该国人民不可剥夺的自由和独立权利的义务。

132. 然而，比勒陀利亚政权不但拒绝执行联合国的决定，结束其非法兼并活动，反而对联合国的权威和世界舆论进行公开挑战，并且正在采取在西南非洲应用它在南非本土所实行而遭到全世界谴责的镇压和恐怖统治手段来对付土著居民。

133. 为了解放祖国而继续进行英勇斗争的西南非洲的爱国者正在遭受残酷的迫害、逮捕和严刑拷问的痛苦。

134. 我们说过，在过去几个月中，许多联合国机构，包括大会，经常提醒全世界人民注意象对西南非

洲民族解放运动的三十七名领导人的逮捕、放逐和在比勒陀利亚对他们的审讯这样的肆无忌惮的非法行为。公开报复的威胁正压在这些西南非洲爱国者的头上。

135. 大会在其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六日通过的第二三二四（二十二）号决议中，谴责了南非政权对西南非洲争取自由的战士所采取的非法行动。决议要求立即结束丑恶的滑稽的审讯把戏，释放和遣返为西南非洲的自由和独立而战的人们。然而，南非当局，置大会的决定和世界进步舆论的抗议于不顾，竟要尽快地把这场在比勒陀利亚上演的法律滑稽剧进行到底。我们自然一直很想知道，现在仍然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南非种族主义者如此明目张胆地蔑视联合国。

136. 在联合国大会前几届会议上关于西南非洲问题的整个辩论过程以及安全理事会今天关于此问题的辩论，非常清楚地表明，要不是南非得到他们通常客气地称之为“主要贸易伙伴”的盟国的积极支持，比勒陀利亚政权是不可能长久地对抗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的绝对的要求的。众所周知，这些盟国首先包括美利坚合众国、联合王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37. 自私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战略利益继续支配着这些国家的统治阶层。在第二十二届大会上关于西南非洲问题的长时间辩论中，苏联和许多其他国家的代表引证了大量事实，说明西方殖民帝国主义大国和他们臭味相投的南部非洲的盟国之间根深蒂固的相互关系和共同利益。

138. 因此，我们不准准备再次列举这些已为联合国各会员国足够熟悉的大量事实。我们之所以不再提出这些事实，原因是在于安全理事会必须对今天议程上的这个项目立即作出决定。然而我们回忆一下这些事实，为的是强调，如果我们要为西南非洲人民取得自由和独立，关键的问题仍然是西方列强，即所谓的南非共和国的主要盟国，停止其对南非的一切形式的政治、经济和其他方面的支援。

139. 第二十二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西南非洲问题的第二三二四（二十二）号决议，呼吁所有国家对南非政府施加压力，以促使南非服从联合国大会

的要求，停止对西南非洲居民的镇压，给予该国人民自由和独立。

140. 就秘书长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关于上述决议的电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今天递交了苏联政府的一份复电。由于技术上的原因，这个复电，在安理会现在保存的秘书长的报告〔S/8357〕中还没有被提到，那里只提到了九个国家的复电。

141. 苏联政府发来的复电：

“苏联政府一贯反对，并将继续反对那种针对西南非洲民族解放战士的非人道的种族隔离、恐怖和镇压的政策，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这种罪恶的政策是殖民主义的一种最恶劣的表现形式，是对联合国宪章及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的原则的违犯。

“苏联人民和苏联的公共团体坚决谴责并将继续谴责南非政权所实行的暴虐的警察统治和压迫，以及那就要来到的对西南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的法庭上的报复。

“至于苏联方面，她在国际舞台上已经采取并将继续采取必要的步骤，以保护西南非洲人民的不可剥夺的自由和民族独立的权利，以要求结束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可耻政策。因此苏联特别支持第二十二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大会第二三四（二十二）号决议，该决议谴责了对西南非洲爱国者的非法逮捕和审讯，要求立即停止对他们的非法诉讼，并释放和遣返所有被捕的人员。”

在今天的安理会上，我们无条件地重复这个要求。复电继续说：

“众所周知，作为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施加压力的措施之一，苏联已经断绝了同该政权的一切关系，目前和该政权没有外交、领事和商业关系。”

142. 复电最后声明，苏联将继续支持西南非洲人民从殖民主义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的正义斗争。

143. 这里已十分正确地指出，大会关于西南非洲问题的决议，要求联合国所有其他会员国采取有力的措施。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今天秘书长

提交安理会的报告指出，除了瑞典的以外，迄今收到的九国复电，——我已经说明了苏联的复电，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未被列进去——没有哪一个提到为了响应大会的决议他们的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我们希望其他国家也要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制止南非种族主义者所犯下的罪行。这些国家包括我早先提到的南非种族主义者的主要的政治和军事盟国。

144. 苏联代表团赞同亚非国家的代表在安理会所表明的观点。我们认为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是紧迫的，是不容搁置的。因此，苏联代表团准备支持安全理事会的一项符合联合国宪章并旨在制止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一切专横活动的决定。

145. 博尔奇先生(丹麦)：首先请让我和大家一道向安全理事会的离任代表致意。他们以他们的品德和智慧，丰富了本机构的高贵传统。我也想和大家一起向新来的同事——向你，主席先生及阿尔及利亚、匈牙利、巴拉圭和塞内加尔的代表表示衷心欢迎。当然也热烈欢迎你担任主席。

146. 丹麦是大会第二三四（二十二）号决议的共同提案国。该决议谴责在比勒陀利亚对三十七名西南非洲人的审讯是对他们的人权、对该领土的国际地位和对大会第二一四五（二十一）号决议的严重侵犯。

147. 我们支持了该决议，我们完全同意了它的条款。今天我们还是坚定地保持那个立场。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六日的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上，我曾说过，丹麦愿意积极地考虑支持更多的为了营救这些不幸的人们⁷的建设性建议。根据这样的政策，我们认为联合国许多亚非会员国倡议今天召开安理会的这一行动是十分适当的。由于南非政府还没有服从大会第二三四（二十二）号决议的要求，即停止非法审讯、释放并遣返有关的西南非洲人，因此安理会应该行使联合国对西南非洲的职责，让人们知道它的意见。

148. 在安理会和大会上，我们一再指出，审讯西南非洲人是对法律的嘲弄。追溯既往原则、不公正的条例或举证责任、给不法行为下的笼统不清的定义，

⁷同上，第一六三五次会议。

所有这些使得据以控诉西南非洲人的所谓恐怖行为治罪法至少成为一条非常令人厌恶的法律。

149. 今天我们所关心的应该是作出坚决的和一致的努力,以营救这些在比勒陀利亚遭受审讯的西南非洲人。我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有责任敦促南非政府立即遵守大会第二三二四(二十二)号决议,释放有关的西南非洲人,并停止对他们的审讯。我国代表团准备支持这样一项提议,通过这项提议本安理会也可重申,对西南非洲人的审讯、逮捕和放逐是对西南非洲国际地位的侵犯,而这种地位是整个国际社会在大会第二一四五(二十一)号决议中所认可的。

150. 察托尔道伊先生(匈牙利):主席先生,你和安理会全体代表如此亲切地向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安理会的新代表表示了欢迎,当我向你们和诸位表示谢意的时候,请允许我首先对你当选为安全理事会主席表示祝贺。你的国家,巴基斯坦与我国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我们两国已同时当选为本安理会的理事国。从你在安理会的头一天起,主席先生,你就应邀担任了主席这一崇高职务。我愿以十分喜悦的心情,对你在本月的活动中所显示出的经验、机智和专长,表达我国代表团的深深的钦佩。

151. 我还必须向安理会离任的代表所作的工作致谢,在这方面,请允许我向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代表塔拉巴诺夫大使在本安理会任职期间对于和平与安全事业所作出的无私和专心致志的努力,表示特别赞赏。

152.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参加联合国的主要机构之一的安理会工作,这是很大的光荣。我们认为我们被选任这一重要位置,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和平性获得承认的表现。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要向所有在我们被选入安理会的时候,如此亲切地对我们致贺的诸位表示诚挚的谢意。

153. 作为安理会的代表,不仅是一件高贵和光荣的事情,同时也意味着肩负重大的责任。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国代表团一定尽自己的一切能力,使自己在安理会的活动中反映出我国外交政策的这样一些基本原则,即:加强和平与安全,增进不同社会、经济制度的国家间的和平合作,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反对

国际生活中的侵略倾向以及彻底消灭构成对世界和平如此严重威胁的殖民主义残余。

154. 匈牙利代表团以十分不安和愤慨的心情,最近获悉南非政府决定在比勒陀利亚恢复对西南非洲的三十五位爱国者的非法审讯。匈牙利代表团完全同意五十三个会员国的意见,即:对于比勒陀利亚的非法审讯和南非政府对联合国大会第二一四五(二十一)号、第二三二四(二十二)号和第二三二五(二十二)号几项决议的顽固抗拒的问题,安理会必须采取紧急对策。

155. 审查当前的问题,应该从这样的事实出发,即:联合国大会在它的第二一四五(二十一)号决议中,终止了南非对于西南非洲的委任统治权,并把该领土交由联合国直接负责。因此,南非当局在西南非洲所采取的任何举动或措施都只能被认为是一种侵略行为。

156. 任意大规模地逮捕西南非洲爱国者,已使局势更趋严重。少数白人移民政权对西南非洲是没有任何权利的。它明目张胆地破坏了该领土的国际地位,直接向联合国的权威挑战。南非少数人政权的这类行为通过非法审讯西南非洲三十五位爱国者而变得更加严重了。

157. 隐藏在这一暴行背后的明显原因是害怕西南非洲人民为重新获得不可剥夺的自由和独立权利的斗争,而这一斗争在联合国内已继续进行了二十多年,在联合国以外时间则更长了。在这二十多年期间,联合国曾经一再努力试图援救一个受够了白人移民政权奴役之苦的人民,它作过多次努力,提醒南非少数人政权注意它那愚蠢的殖民政策对土著居民,乃至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可能影响。

158. 看来,南非共和国,一个联合国的会员国,它蔑视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国际义务,全然不顾世界舆论,在西南非洲领土上继续执行甚至发展了那已普遍遭到谴责的种族隔离政策。

159. 人们不禁要问:南非政府这一傲慢政策背后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对这一问题,只能有一个解释:与葡萄牙和史密斯政权紧密勾结的南非白人帝国主义者试图扩张和攫取西南非洲以及其他领土,从而把统

治政策强加于它们，利用它们来进行有利可图的投资，剥削他们的天然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

160. 南非无论如何不可能单独干这些坏事；它是得到了一些国家的积极支持的，这些国家同样对保持西南非洲领土和邻近的一些殖民地的现状感兴趣。南非的一些重要的贸易伙伴同种族隔离的卫道士相互勾结，以求延续他们对西南非洲的经济和军事的统治以及警察镇压。

161.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作为关于南非共和国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特别委员会的一个成员，一向要求采取最具体而迅速的行动，以消灭由于种族隔离政策和作法所产生的罪行。

162. 在上届例会上，大会通过了第二三二四(二十二)号决议。联合国在这一决议中谴责了非法逮捕、放逐和在比勒陀利亚审讯三十七位西南非洲人。这次决议还责成南非政府立即停止这一非法审讯，并释放、遣返有关人员。不幸的是，对于这一点以及大会过去的一些呼吁，南非白人移民政权竟充耳不闻。

163. 比勒陀利亚的非法审讯还不过是一个由于在南部非洲建立了一个种族隔离政权所造成的复杂问题的一部分。

164. 我国代表团坚决支持那个决议草案，它对南非少数移民政权的挑战将是一个恰当的回答。同时，我们希望它会使非法审讯停止，使西南非洲的爱国者获得释放。然而，安全理事会只有在完全取消了南非在西南非洲非法的存在并使西南非洲领土取得完全独立之后，才能够对自己的成就感到满意。

165. 匈牙利代表团同国际社会一起谴责南非少数人政权拒不服从联合国大会的有关决议。与此同时，它还要向西南非洲的爱国者表示钦佩。在白人移民政权的恐怖统治下，他们敢于不仅仅为了他们自己国家的解放与自由，而且还为了全人类最宝贵的事业而战斗。

166. 主席先生，承你欣然允诺，我想宣读一下我刚才收到的由匈牙利团结委员会——它由我国所有的群众组织的代表组成，所以它反映全匈牙利人民的意见——自布达佩斯发给比勒陀利亚的南非共和国总理沃斯特先生的一份抗议电的电文：

“匈牙利的舆论界听到三十七位西南非洲人被非法逮捕、放逐和在比勒陀利亚受到非法审讯感到震惊。

“这是对基本人权和国际法基本准则的明目张胆的侵犯。

“匈牙利团结委员会，十分了解匈牙利的舆论，它最坚决地谴责对西南非洲爱国者所采取的非法行动，尤其坚决谴责南非共和国审讯西南非洲人，因为它没有任何法律根据。

“从基本人权和法制出发，匈牙利团结委员会坚决要求遵照联合国大会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六日的第二三二四(二十二)号决议的规定，立即释放三十七位西南非洲人，停止对西南非洲人的一切诉讼活动。上项决议业经大会责成南非政府予以实现。”

167. 匈牙利代表团，作为被选入联合国的这一受到高度尊敬的机构的新代表，一定要竭尽其微薄力量，为尽早履行这个职责、解决这一问题以及解决其他有关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各种重大问题，作出贡献。

168. 迪奥普先生(塞内加尔)：首先，主席先生，我要祝贺你在整个一月份中，对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指导有方，使得人人满意。由于你的智慧和才干，你才能取得大家意见一致，而没有这种一致，安全理事会是是不可能完成任何有效的工作的。

169. 其次，我想要感谢即将离开我们的同事，他们对于安全理事会也给予了建设性的帮助。我特别要提一下马里和尼日利亚代表，在参加安理会工作的整整两年里，他们出色地为处在殖民统治下的各国工作，他们特别是在关于非殖民化问题，以及类似今天我们正在讨论的侵犯人权的问题方面，做了出色的工作。

170. 主席先生，塞内加尔对你刚才在我们被选进安理会时给我们的祝贺表示感谢。塞内加尔充分认识到联合国把她选为安全理事会的代表所加给她的国际荣誉，这样的荣誉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即我们的主要目标应是尽一切努力，为解决提交给安理会的任何争端作出建设性的贡献。

171. 众所周知，塞内加尔是一贯提倡讨论，坚

信联合国的作用和坚信有必要加强联合国并确保其存在的国家。国际争端过去有过，现在仍然有，将来也总会有；对抗和分歧是生活的规律。它们是防止不了的，也是压制不了的。但是问题不是去压制它们，而在于行动起来，以便这些争端能够通过讨论与和解，而不是通过暴力得到解决。在每一冲突中，我们一定要用讨论与和解的声音取代炮火的轰鸣。

172. 联合国正在努力建造一个这样的国际社会，这里面，所有的问题都能遵照国际公法予以和平解决，这才真正是联合国的目的。我们充分懂得，安全理事会在这样一个体制里必须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因为安理会是联合国一切决议的神经中枢。

173. 我可以向你保证，主席先生，在这一事业中，塞内加尔是不会停止建设性的合作的。我们将永远尽我们的一切所能，去弥合一些最分歧的意见，并通过和解使问题得到解决；因为，如果我们办不到这一点，我们的局势马上就会是怎样的呢？我们将走到深渊的边缘，我们将会面临原始的野蛮的弱肉强食的法则。这条法则在我们这个由于令人难以置信的技术进步，许多国家掌握着象热核炸弹这样足以造成世界毁灭的手段的时代里则是更加危险了。

174. 所以，在塞内加尔参加安全理事会工作的未来两年中，我们的作用最重要的将是不遗余力地建立一种用讨论与和解解决国家间的一些不可避免的冲突的世界秩序。

175. 由于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通过了第二一四五（二十一）号决议，联合国大会作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决定，它终止了南非对西南非洲行政管理的委任统治权。自那时起，西南非洲行政管理的责任和西南非洲的国际主权，就完全落在了联合国的肩上。

176. 相信南非共和国，作为一个联合国的会员国，会服从联合国的普遍一致的愿望，本来是非常合乎逻辑的。不管怎样，塞内加尔代表团曾这样想过，因为我们在解决西南非洲问题上有着特别的责任。塞内加尔已被大会任命为西南非洲专设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的成立是为了向大会提出报告，并提供切实可行的步骤，使大会能够引导西南非洲的人民走向自决和民族独立。

177. 但是事实上，鉴于南非对联合国决议的一贯违抗，塞内加尔代表团对它的诚意几乎一点信心也没有，我们也不相信它会采取任何措施去实现第二一四五（二十一）号决议。南非曾经践踏和蔑视联合国的七十六项决议。因为这个缘故，在南非不顾第二一四五（二十一）号决议，继续违抗大会的意志，统治西南非洲时，我们并不感到震惊。也因为这个缘故，大会在随后的第二二四八（S-V）号决议中，要求联合国西南非洲理事会马上与南非当局进行接触，以便遵照联合国大会的第二一四五（二十一）号决议制定程序，把该领土的行政管理权移交给联合国。

178. 在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联合国西南非洲理事会给南非外交部长写了一封信，⁸请他说明他的政府将采取何种步骤以便把西南非洲的行政管理权移交给联合国。这个对话马上中断了，因为南非继续蔑视联合国，以十分武断的措词回答说，它不仅拒绝执行第二一四五（二十一）号决议的条款，而且它还要继续管理西南非洲的领土。

179. 很明显，南非不注意也不想注意理性的声音。这样，第二一四五（二十一）号决议就成无限期地成为一纸空文的危险，除非联合国采取强制性的措施，强迫南非尊重其决议。为此目的，安全理事会必须采取有效步骤，一劳永逸地剥夺南非对于西南非洲领土的主权。这就使联合国能够担负起对该领土的责任。因为，第一，任何别种途径必将拖长象现在这样遭受着越来越野蛮的压迫的西南非洲人民的苦难。我们今天正在讨论的审讯问题就是这种压迫的无可辩驳的例证。其次，问题还涉及到联合国的威望和许多仍处在殖民统治下的小国和民族对联合国真正愿意实践那作为宪章基础的崇高原则所寄予的信任。

180. 根据联合国宪章的条款，一些大国在这个问题上，有着特别的责任。他们有义务尽其所能强使南非尊重那些为它继续肆无忌惮地践踏和嘲弄的联合国决议。

181. 南非无视第二一四五（二十一）号决议，悍然在人家自己的领土上逮捕了三十五位西南非洲国民，放逐到比勒陀利亚，把他们送到南非自己的法庭

⁸同上，第二十二届大会，附件，文件A/6897，附件一。

上受审,而且这又是执行它的恐怖行为治罪法的结果。而这项法律是违背了世界的良心并侵犯了联合国宣布的庄严的世界人权宣言的条款的。难道这些不正是南非的厚颜无耻吗?

182. 当联合国讨论这一非法审讯的时候,它以一一百一十票赞成通过了由七十四四个亚洲、非洲、美洲和欧洲的国家提出的第二三二四(二十二)号决议。只有两票反对,它们是葡萄牙和南非;一票弃权。

183. 第二三二四(二十二)号决议谴责了对三十七位西南非洲人的非法逮捕、放逐和在比勒陀利亚的审讯。它责成南非政府立即停止进行非法审讯、释放并遣返西南非洲有关人员。但是,南非政府仍然不顾联合国的意志和大会这一指令。它甚至对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大声疾呼反对非法审讯的呼吁也充耳不闻。

184. 这样,南非决定在一月二十六日恢复审讯,因此,如我所说过的,南非在继续对联合国的意愿加以蔑视和鄙弃。

185. 我们可以预言,这个将引用恐怖行为治罪法来宣布的判决,将由南非政府传达下去,并将在南部非洲赞比西河以南,造成一个危险的局势;在这一带,一个由葡萄牙人、南非人和南罗得西亚人构成的多民族的白人少数,想维持他们对亿万非洲人的殖民统治。但是,黑色大陆这最后一批奴隶贩子的这些后卫战,是已经注定要失败的。他们阻挡不住历史的前进。这种后卫战一定会象一束束稻草那样,被不可抗拒的未来的政治风暴和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所扫荡净尽!

186. 此外,这一非法审讯将会引起仍处在殖民统治之下的民族和国家对于联合国在南非承担责任的真诚愿望产生怀疑。

187. 塞内加尔确信,在联合国大会上讨论这个问题时已经出现过的那种一致,必将在这里再度出现,安全理事会必将一致地通过这项决议草案。

188. 格拉斯爵士(联合王国):主席先生,我愿意接受你的说话从简的要求,但是我不愿失去使我国代表团和大家一起向我们的离任主席阿狄博普长致以敬意、并向你表示我们的欢迎的机会;对你,我们是有着最大的信赖的。

189. 我还愿意和大家一起向离任的代表们致敬,并欢迎我们的新同事们。

190. 去年十二月十六日,联合王国代表团曾经与几乎是联合国的全体会员共同投票支持了大会的第二三二四(二十二)号决议,这一决议要求停止根据一九六七年的恐怖行为治罪法在比勒陀利亚对三十七位西南非洲人的审讯。恐怖行为治罪法是南非共和国议会于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二日通过的。这项法令的条款在许多方面都是我国政府所厌恶的。

191. 在大会上谈到第二三二四(二十二)号决议时,我曾说过,我国政府对于第二一四五(二十一)号决议的保留态度,仍然未变。⁹但是,联合王国代表团愿意通过投票,同全世界一道表示对这次审讯的关注和向南非当局提出要求。

192. 这仍然是我国代表团在今天的立场。今天下午,我们已经听了本安理会上各位代表的发言。我们不一定同意所说的每一件事;然而国际社会提出的要求,没有在南非政府那里得到反应,它并未缓和它的行动方式,这对我国代表团和对安理会的每位代表一样,肯定是一个应予非常严重关注的问题。

193. 这项应予反对的恐怖行为治罪法的条文,是异常广泛和无所不包的。它在实施中追溯既往,曲意在发生问题的当时或许还不是非法的行为,定为刑事犯罪。这项法律,在许许多多的情况下,把起诉的一方提供证据的责任转到被告的一方,以致于破坏了要由起诉的一方提供证据给被告定罪的这一基本原则。这项法律实际上把南非政府所不赞成的任何行为都诬陷为应受到与判国罪同样论处的罪行。依我国政府看来,这项恐怖行为治罪法在所有这些方面是与公认的制定刑事法所应依据的原则不相容的,它甚至与南非政府本身宣称所拥护的准则也是背道而驰的。

194. 我国政府特别憎恶并予以谴责的是,这个追溯既往的刑事法还包括给以死刑的惩罚。

195. 主席先生,我们知道,你经过同各方面成功的协商之后,很快就要提出一项决议草案,我国代表团决定支持这个决议草案。不过,随后我还需要发表一个简单的声明,对所投的票加以说明。

⁹同上,第二十二届,全体会议,第一六三五次会议。

196. **洛佩斯先生**(巴拉圭): 主席先生, 在我国和我国代表团开始参加安全理事会工作的时候, 我想我首先要说的是献给你和贵国的贺词, 祝贺你荣任安全理事会主席, 祝贺贵国获得联合国历史上罕见的全体一致通过当选为本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我也要向由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举行的选举结果, 于一九六八、一九六九两年内任职的其他几个国家, 即阿尔及利亚、匈牙利和塞内加尔致敬; 同时, 我也向本安理会所有理事国致意。我代表我国, 还愿意向全体代表重申我过去所已说过的话, 那就是, 在完成我们必须的安全理事会完成的共同事业中, 我保证我国代表团给予真心实意的合作。

197. 我要借此机会向一九六七年中在安理会工作而于去年十二月任期届满的一些国家表示我们的巨大的钦佩。去年, 安理会所讨论过的问题, 无疑地都是极端复杂和困难的; 对于他们的贡献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这一点, 我无须再说什么。在提到保加利亚、日本、马里和尼日利亚这些理事国的时候, 请允许我特别提到由我国所代替的阿根廷共和国和它的出色的代表鲁达先生。

198. 主席先生, 你曾经要求发言人说话从简, 我将听从你的要求。

199. 现在正在举行一九六八年的第一次会议, 讨论一个不仅深刻地影响到安理会的代表而且影响到整个联合国的问题。我不打算在这一辩论中作不适当的冗长的发言, 所要说的是已经在大会上和本安理会上说了一遍又一遍的问题。不过, 我得讲一件事情, 即, 没有什么法律的、伦理的或者任何其他理由可以证明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南非所继续进行的审讯是正当的。

200.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大会以绝大多数票, 包括我国代表团所投的票在内, 通过了第二一四五(二十一)号决议。大会在该决议中宣告:

“……交由南非联邦政府代表不列颠国王陛下所执行的委任统治权为此终止, 南非不再有任何权限治理该领土, 从此, 西南非洲归联合国直接负责。”

201. 我们考虑当前的这个问题, 应该主要地是

根据这个决议的条款, 而且正是为了这些条款, 一般是联合国, 特别是安全理事会, 必须采取必要的决定以履行这个决议中提出的“直接责任”。

202. 大量的生活与居住在西南非洲国际领土的人们已经遭到南非政府当局的非法拘留、放逐和审讯; 而根据联合国所庄严表示的意见, 它没有任何权利采取任何这类行动。那三十五位人员的生命正处于紧迫的危险之中。大会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六日通过第二三二四(二十二)号决议时, 已经宣布了自己的立场; 我国代表团投了赞成票。威胁着那些人的危险与时俱增; 但是用新的紧急呼吁, 重申与加强大会已经发出的呼吁, 为时可能并非太晚。

203. 不管怎样, 此时此地, 安全理事会只有一条道路可走——用自己的呼声和影响来增强大会所已作出的决定的威力。我国代表团一定毫不迟疑地投票支持这样一种提议。

204. 最后, 请允许我对于所有如此亲切地欢迎我国在安全理事会的讨论中作为同事的人们谨表诚挚的谢意!

205. **德塞塔先生**(巴西): 主席先生, 请允许我就您担任本安理会主席向您致以诚挚的祝贺。我们所有在本会议大厅的和联合国的人都一致赞扬了你的外交上的才干、能力和克制, 这些出色的禀赋, 在未来的日子里, 无疑地对安理会将有很大的帮助。

206. 同时, 请让我代表巴西代表团向包括贵国的代表在内的安理会的新代表表示欢迎。我们大家怀着希望和满意的心情期待着阿尔及利亚、匈牙利、塞内加尔、巴基斯坦和巴拉圭的代表一定会给我们的讨论作出非常宝贵的贡献。

207. 我还想向即将离开的阿根廷、日本、尼日利亚、马里和保加利亚的代表致意。在与他们共同工作和分担任务与责任作出许多由他们的智慧和和平事业的忠诚促成决定中, 我们感到非常愉快, 向他们学习了不少东西。

208. 今天, 在安全理事会的面前, 摆着一份五十三个国家的请求书, 它请求本组织召开紧急会议, 审查在比勒陀利亚非法审讯三十五位西南非洲人的问

题。在西南非洲的一般问题上和在三十五位被囚禁者的这一特殊问题上，巴西政府的立场，在过去的一些场合，已经明确阐明过。对于巴西政府的立场，不只是一要根据大会所作的决定去理解，而且要根据巴西反殖民主义的传统去理解。

209. 在大会分别通过第二一四五（二十一）号决议和第二二四八（S-V）号决议中，巴西和拉丁美洲国家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这些决议终止了南非对西南非洲的委任统治权，成立了联合国西南非洲理事会。

210. 遵照上述决议，巴西曾投票赞成大会第二三二五（二十二）号决议，并且是大会第二三二四（二十二）号决议的共同提案国。这后一决议十分明白地肯定，非法逮捕、放逐与审讯三十七位西南非洲人，是在无视第二一四五（二十一）号和第二二四八（S-V）号决议的情况下决定采取的。

211. 今天，本安理会所面临的事实是，南非政府无视大会的决议，拒绝释放和遣返西南非洲人，而且决定对这些人继续进行非法审讯。这一审讯还必须根据已载入联合国宪章并为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坚决为之献身的人权的角度来予以审议。

212. 我国代表团准备支持本安理会对这个问题的适当的决定。

213. **主席：**下一个要求发言的是中国的代表。在不损害我国政府对于中国在联合国以及联合国的各个机构或者其他国际组织内的代表权问题的立场的条件下，现在我以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身分请刘大使发言。

214. **刘先生（中国）：**主席先生，注意到你想加快会议的进程，我想免掉通常的客套。我也不想涉及问题的很多方面，虽然那些都是重要的。大会已广泛讨论了西南非洲的现状和对西南非洲人士的逮捕与审讯。仅在一个月以前，大会通过了第二三二四（二十二）号决议。我国代表团在大会上对那项决议投了赞成票，现在，还准备支持同样的措施以加强大会的行动。

215. **主席：**下一个报名发言的是尼日利亚的代表。

216. **克拉克先生（尼日利亚）：**主席先生，承蒙

你允许，我要感谢你和你的其他同事对我国在安理会的工作，特别是对阿狄博先生过去两年任期内对安理会工作的贡献，所表示的亲切而深厚的感情。

217. 没有安理会亚非同事以及整个大会同事的支持，尼日利亚在安理会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我相信在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是代表阿狄博先生说的。

218. 主席先生，我愿意代表我国政府和西南非洲理事会感谢你允许我就西南非洲这个重要问题在安理会发言。过去两年来，我光荣地代表我国——尼日利亚在安理会担任候补代表。这两年，我怀着对安理会的崇高权威和重大责任敬畏的心情，万分荣幸地出席了安理会所有的会议。我两年没有发一次言。这一次我要在安理会破天荒地发言，则是由于以下三个原因：

219. 首先，我国始终不渝地相信联合国，相信安理会有能力行使它的一切权力，去促进我们宪章的原则和目的。我国认为，安理会作为那些在宪章许可的范围内请求申冤的人们的最高申诉法庭，不能使它们看来是一个使人幻想破灭的机构。安理会不应当对被压迫者的痛苦漠不关心。最重要的是，引用一位英国伟人的话来说，安理会要成为不可侵犯的正义常驻之所。安理会所面临的西南非洲问题，对于所有相信正义、自由和人类庄严的人来说，具有极其深远的巨大意义。主席先生，这个问题开始提到你面前来了，尽管你对它并不陌生。

220. 再次，我们本月荣幸主持的联合国西南非洲理事会，是联合国的合法机构。这个机构是以与西南非洲人民的事业休戚相关的罕有姿态建立起来的，并且是按照及时表示的国际社会的情绪建立起来的。它不可能以别的什么方式产生出来。南非进一步地强化了它非法输入该领土的种族隔离政策和作法，并且粗暴地破坏了它原来的应看作文明国家神圣义务的唯一委任统治权；联合国被这种情势所激怒，再也不把南非看作西南非洲合适的行政管理者了。因此，联合国理所当然地决定把对于西南非洲领土的责任从南非接收过来。

221. 大会第二一四五（二十一）号决议的目的和意义受到全世界的欢呼。大会以这一决议毅然决然

地终止了南非对西南非洲领土的委任统治权。大会以这一决议决定，从那时起南非再没有其他任何权利管理该领土。大会既然由此承担了该领土的直接管理责任，它除了决心最好地完成任任务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因此，第二二四八（S-V）号决议来得并不出人意外。它显然是终止南非对西南非洲的委任统治权的原有决定的逻辑发展。

222. 联合国西南非洲理事会的成立，是为了一个唯一的具体的目的，即在西南非洲独立以前，在该领土人民最大限度的参加下管理西南非洲。为了加强行使所规定的委任统治权和其他权利，联合国西南非洲理事会于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写信给南非共和国外交部长，以期为和平移交行政权力制订程序。¹⁰南非当局再次错误判断了全世界人民的情绪，蛮不讲理地无视联合国西南非洲理事会的通知。因此，联合国西南非洲理事会不能进入该领土行使联合国要求它行使的权力，它向第二十二届大会呈送了一份报告，指出：

“南非政府拒绝合作执行第二一四五（二十一）号决议和第二二四八（S-V）号决议，使我们理事会不能有效地履行大会委托给自己的所有各项职责。”¹¹

因此，联合国西南非洲理事会建议大会根据第二二四八（S-V）号决议第4段采取必要的步骤，包括要求安理会方面采取适当行动，使联合国西南非洲理事会得以有效地履行其一切职责。

223. 在这期间，南非当局对已被联合国接管的该领土做了些什么呢？整个联合国必须对当前的可悲事态负完全责任。假如我们恪守我们对西南非洲人民的保证，假如我们确认第二一四五（二十一）号决议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假如我们大家，尤其是南非的主要贸易伙伴和传统朋友，同意把他们对第二一四五（二十一）号决议投的赞成票化为政策和行动，假如我们愿意言行一致，今天南非就不至于对抗和侮辱联合国，也不至于把我们业已负责管理的西南非洲人的

一个共同的祖国分割成为一些所谓不稳定的部落“家园”了。

224. 正当整个非洲走向有生命力的团结并恢复它失去的尊严的时候，正当连欧洲也放弃传统的对抗和边界来铸造大陆共同体的时候，南非竟与历史潮流背道而驰。

225. 南非通过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法律和教义，正强迫非洲人甚至强迫联合国接受奥登达尔委员会的建议。南非总理沃斯特先生已正式宣称很快就要向南非议会提出宪法上的某些重大修改以影响西南非洲的地位，从而把它变成不幸的南非的一个组成部分。南非“班图”行政长官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在奥沙卡蒂的声明，决不是空洞的恫吓。把西南非洲分割为所谓“家园”，这种肆无忌惮的行动正猖獗一时。先是奥万博族人，然后是英勇的赫雷罗族人。联合国的被保护人正在象牲口一样被赶进屈辱和堕落的飞地，祖国被侵占，财富和人权被剥夺。

226. 联合国西南非洲理事会认为凡是南非制订的起着瓜分西南非洲领土的作用或起着把它并入南非版图的作用的一切法律和法制，都是完全无效的。因此，按照我们的委任统治权，这些法律已经并将继续予以否认。我们将考虑如何把南非在第二一四五（二十一）号决议通过后，所制订的任何法律和法制当作非法无效的东西而予以废除。不管南非继续在该领土行使什么权力，都必须看作是海盗式的非法篡权。它继续呆在该领土，也必须看作是对西南非洲人民的公开侵略行为和对联合国权力与决议的明目张胆的挑衅。唯有联合国，通过联合国西南非洲理事会，才有合法权利在当前协助该领土人民公开地寻求自决和独立。

227. 正如第二二四八（S-V）号决议所预期的，联合国西南非洲理事会在南非当局从该领土撤走以后，就能够有效地履行其一切职责。这一期望不幸至今还没有达到。在这期间，南非对我们要求它撤出，却以有目的地准备好了的调查研究材料来回答。要说呢，南非的出版物一九六七年西南非洲概览只不过是充分地证明有必要终止南非对该领土的极端残酷的委任统治权罢了。由于对吸引游客和社会学上的邪门歪道更感兴趣，概览就把南非在经济、社会、政治领域内

¹⁰同上，第二十二届，附件，议程项目64，文件A/6897，附件一。

¹¹同上，文件A/6897，第18段。

的成就缕述一番，以招引离奇古怪的外国人。虽然如此，概览里面却有着充分的事实证明第二二四八(S-V)号决议第三部分，即“联合国管理下的西南非洲的行政费用应由该领土的税收解决”，是正确的。象西南非洲这样具有大量的土地、人力和物质资源的国家，决不是个侏儒小国。它在农业、渔业、采矿业方面的发展，提供了稳定和自给自足的前景。它现在流入并充实着南非和其他国家国库的那些资源，将要为当了国家主人翁的非洲居民而积蓄起来。这就是联合国西南非洲理事会给自己提出的今后几个月的任务。西南非洲人民需要教育，需要健康，需要自由和正义，需要联合国保护和联合国会员资格，甚至连生活也需要。大会第二三二五(二十二)号决议鼓舞和激励着我们用一切有效的方法去履行联合国对西南非洲人民所作的诺言。

228. 我到会发言的第三个原因是受了联合国西南非洲理事会的嘱托，用最强烈的语言抗议这次在比勒陀利亚对三十五个西南非洲人，也就是联合国的被保护人，进行非法审讯。他们被别人从自己的家庭和亲人身边拖走，被别人无耻地从自己‘的国土上攫去，正在一个以人虐待人闻名全球的异国受到扣留、拷打和审讯。他们正在比勒陀利亚受审；在那里，一个人在自己国家应起的作用，不是由品格而是由肤色决定的。

229. 纽约时报在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一篇引人注目的社论中说了如下的话：

“纽约市律师协会现在几乎用着同我们在这几栏用过的同样强烈的语言，向南非行使恐怖行为治罪法对三十五个西南非洲人进行臭名昭著的审讯，表示抗议。

“这个按其性质来说 实质上是史无前例的决定，宣布这个治罪法触犯了包括正式诉讼程序在内的法律文明原则。并在三个条项上违犯了世界人权宣言：该治罪法有五年的追溯既往期；被告如果不能证明他们的无辜‘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怀疑的’，他们就算有罪；恐怖罪的定义是如此的广泛，以致有人可以因为一个被裁定为妨碍‘国家事务管理’的行为而被处绞刑。

“协会正确地指出，被告被投入监狱，被单独监禁，‘被剥夺了为正当抗辩所不可缺少的权利’，正在远离他们奥万博兰的家乡一千多英里的南非受审。加之，南非是把这个治罪法应用到一个不属于它自己的、其国际地位已为国际法庭和联合国大会的行动所确认了的领土上面。

“纽约律师界评论 外国的司法行政，这是极其罕见的；它在抗议中寻求支持的呼吁，应该得到广泛的响应，也一定会得到响应，也许这个响应还是南非律师们发出来的。”

230. 上面提到的社论代表了全世界文明人类对审讯和所谓恐怖行为治罪法怀有的极其愤怒的感情。各种学会、团体和各界人士已经给安理会写来了大量的信，把这次审讯看作对法律和人类尊严的歪曲，而大声疾呼地加以反对和谴责。说到追溯既往法和恐怖手段，很有意思的是，南非大使在回答纽约律师协会执行委员会时竟无耻地宣称，他的国家不信仰世界人权宣言。

231. 我想念一下他回答的这一节：

“你们可以注意到，我在上面的分析中没有提到世界人权宣言。不提的原因是，该宣言不是条约，也不是某种法律手段可以把有约束力的义务强加于会员国家。该宣言是大会的决议，应该是从一般原则声明的角度而不是从别的什么角度去看。因此，我国政府并不认为，世界宣言的条款能够合乎法律地检验我国政府的法制，用以决定作为公认的法律原则的组成部分的这种法制是否合法。”

232. 我们今天要对付的就是这样一种人。这次更改重新开庭的日期，有意逃避安理会的注意，可悲地象征着南非完全拒绝乘今天正在非洲和全世界吹着的变革之风。

233. 联合国西南非洲理事会准备了一个关于审讯的简短备忘录，我已经荣幸地正式呈交给你了。先生，我在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的信(S/8353)中，已经提到这个备忘录。这个备忘录载入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的文件S/8353/Add.1中，一看就清楚。它

回顾了国际社会为要求南非当局结束可耻的非法审讯所作的各种一般的努力和联合国的各种具体的努力。它还回顾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共同意见。在这个意见里面，安理会提请注意下面的事实，即南非当局的行动悍然侵犯了西南非洲领土——一个由联合国直接负责管理的地区——的国际地位，也悍然侵犯了被拘留的人的基本人权。安理会接着进一步提出忠告说，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西南非洲理事会开会的时候，安理会渴望三十五个非洲人不会牺牲在固执和种族主义偏见的祭坛上，因此，在这一点上再次向南非当局发出紧急呼吁。同时安理会又呼吁对南非当局有影响的人士面对面地或者通过联合国——先生，特别是在安理会通过你——采取迅速有效的措施，保证使南非当局结束这场丑剧和对自古以来的司法程序的嘲弄。

234. 在这个方面，我们想提请注意大会在上届会议上以压倒多数通过的第三二四（二十二）号决议。大会以这项决议，有力地谴责这种非法逮捕、放逐和审讯为悍然侵犯了当事人的权利，侵犯了该领土的国际地位和违犯了大会第二一四五（二十一）号决议。大会同样要求南非政府立即结束非法审讯并且释放和遣返有关的西南非洲人。

235. 从秘书长今天的报告〔S/8357〕中注意到，南非再一次地对第三二四（二十二）号决议置之不理，这真是奇耻大辱。

236. 先生，在本阶段，我们可以向你提出的最低要求是，要维护第三二四（二十二）号决议中的智慧和良知。南非特别的非法的司法方式，不能不加以过问，至少是在这个尊严的机构里不能不加以过问。争取西南非洲独立和尊严的战斗要继续下去。那三十五个受审的人在所有文明人的心中，将要同已故的艾伯特·卢图利、纳尔逊·曼德拉等非洲英雄一起，进入群英殿。联合国西南非洲理事会将要继续站在这些人一边，帮助他们结束他们的奴役状态。我们希望安理会本身不会叫他们失望。

237. **主席：**要求发言的都已经发言了，我想乘此机会以**巴基斯坦**代表的身分发言。

238. 首先，我想代表我国代表团并以个人名

义，感谢在座的所有代表，感谢大家友好地提到了我国并用夸奖的话提到了我自己。我深深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我向大家保证：我国要酬答你们人民的友谊，并高度重视大家作为代表对和平与对促进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所作出的个人贡献。

239. 这次辩论表明，安理会对于审讯三十五个西南非洲人表示深切的关注。本安理会成员已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即南非政府应立即结束这次非法审讯并释放和遣返被拘留的人。今天下午发言中表达出来的愤慨来源于人类良心的受凌辱。我国代表团相信，人类良心一定会在即将一致通过的决议草案中得到有力的表达。

240. 不过，尽管迫在眉睫的需要是保证有关的西南非洲人得到释放和遣返，这次审讯毕竟只是安理会当前所处理的西南非洲严重局势的一个表象而已。这个局势是南非继续对抗体现在大会第二一四五（二十一）号决议里面的国际社会的意志的结果。南非政府拒绝象这个决议所要求的那样，把该领土的管理权移交给联合国，这是对联合国的直接挑战。

241.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地区比西南非洲更直接地牵涉到联合国的权力；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地区更粗暴地向联合国的权力挑战。

242. 形势要求我们来应付这一挑战。规劝的时日已经过去了；就连对南非政府的行动和态度加以谴责也是不够的了。安理会在第一三四（一九六〇）号决议中认为由南非当局政策所造成的局势已经引起了国际磨擦；如果再继续下去，它就会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安理会在第一八一（一九六三）号决议中“强烈反对了这些政策”。安理会在第一八二（一九六三）号和第一九〇（一九六四）号决议中，要求南非政府释放所有按照蛮横的法律而加以监禁、拘留或审讯的人，并停止继续强力执行歧视性的镇压措施。而且，安理会还宣布，比利陀利亚政府的政策是“和人类良心格格不入的”。

243. 尽管安理会过去关于南非的内部局势，不得不在这些决议中以如此直率的态度表明自己的立场，显然，安理会现在对于西南非洲的可悲的爆炸性的局势，就更加不得不采取更强烈的立场了。该领土

的国际地位已经毫无疑问了。可是它竟然还要受到那种违背文明国家公认的一般法律原则并受到人类谴责的野蛮法律和政策的支配，这简直是不能容忍的。

244. 巴基斯坦希望，所有会员国要施加一切影响，以便促使南非政府遵守大会历次决议，以及我们相信安理会即将一致通过的决议的规定。

245. 我国代表团坚决认为，对安理会最起码的希望就是通过一项决议。这项决议将密切注意到由于把无耻的南非法制非法运用到西南非洲而必然产生的严重后果，要求南非遵守大会第二三二四(二十二)号决议，并将对南非迄今还拒绝做到这点而加以谴责。

246. 我国代表团把通过这样一个决议，看作是安理会为使在比勒陀利亚受到非法审讯的西南非洲人得到释放和遣返所起码要做的。安理会应该采取为达到此目的所必需的一切步骤。

247. 我现在以安理会**主席**的身分发言，我想通知诸位代表：对安理会目前面临的问题应遵循的方针进行非正式协商以后，这次协商终于对我将要宣读的决议草案文本达成了一致的意见，这是一件令人满意的事。决议草案全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注意到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大会第二一四五(二十一)号决议，大会根据这项决议终止了南非对西南非洲的委任统治权，并且特别决定，南非再没有其他权力管理该领土，今后西南非洲归联合国直接负责，

“进一步注意到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大会第二三二四(二十二)号决议，大会在这项决议里面，将非法逮捕、放逐以及在比勒陀利亚审讯三十七个西南非洲人作为南非政府悍然侵犯他们的权利、侵犯该领土的国际地位和违犯大会第二一四五(二十一)号决议而进行了谴责，

“严重地关注到南非政府无视在大会第二三二四(二十二)号决议中如此不可抗拒地表现出来的世界舆论，拒绝结束对有关的西南非洲人的这一非法审讯，并拒绝释放和遣返他们，

“考虑到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联合国西南非洲理事会主席的来信(S/8353)，

“非常忧虑地注意到审讯正在依照蛮横的法律非法进行，这种法律的运用已经不顾大会决议而非法地扩大到西南非洲领土，

“密切地注意到南非政府继续非法地把这些蛮横的法律运用到西南非洲领土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认识到联合国对西南非洲的人民和领土的特别责任，兹：

“1. 谴责南非政府拒绝遵守大会第二三二四(二十二)号决议条款；

“2. 要求南非政府立即结束这一非法审讯，并释放和遣返有关的西南非洲人；

“3. 邀请所有国家施加影响，以便促使南非政府遵守本决议条款；

“4. 要求秘书长密切注意执行本决议，并尽早地对此向安理会报告；

“5. 决定继续积极地处理这一问题。”

248. 如果安理会代表在本阶段没有什么意见要发表，我将认为决议草案获得了全体同意。既然没有异议，我宣布决议草案得到一致通过。

会议决定如上。¹²

249. 我要求秘书长立即采取步骤把刚才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的决议文本传达到南非政府。

250. 有两位代表要求对他们所投的票作解释性发言。先请法国代表发言。

251. **贝拉尔先生(法国)**：尽管安理会知道法国代表团那次没有投票赞成现决议序言第1段提到的大会第二一四五(二十一)号决议，其实，它同联合国多数代表团特别是非洲代表团有同感，赞同对我们刚才通过的决议所作的决定。我国代表团仍然坚持它已经就那个问题在大会表明过的基本立场。

¹²见第二四五(一九六八)号决议。

252. 此外，按照宪章规定的联合国各种机构权限范围的划分，我国代表团认为，第二一四五（二十一）号决议的通过对安理会没有约束力，因而就西南非洲问题来说，安理会能够自由地作出自己的决定。

253. **主席：**要求对所投的票作解释性发言的另一位代表是联合王国的代表。

254. **格拉斯爵士(联合王国)：**关于恐怖行为治罪法和按照它的条款当前正在进行的审讯，我已经表明了我国政府的立场。现在我要就安理会刚才通过的决议的其他方面谈点意见。

255. 这个决议象大会第二三二四（二十二）号决议一样，以第二一四五（二十一）号决议为出发点，并在序言第1段引用了它。联合王国在大会表决第二一四五（二十一）号决议时弃权。我们当时说明了我们不能支持它的原因，后来又反复说明过。因此，在支持安理会刚才通过的决议的时候，我们必须对其中那些引自或来源于大会第二一四五（二十一）号决议的部分，保留我们的意见；我们对刚才通过的决议及其措词的支持，必须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特别是，我

国代表团必然对这个决议中不恰当地运用“非法”这个字眼存有疑问。

256. 总起来说，我国政府觉得恐怖行为治罪法是令人厌恶的；根据这个法令，人们正在比勒陀利亚受审，也许他们还会送命。我国政府愿意同别国政府一道，请求安理会依照刚才通过的决议，就审讯问题写信给南非政府。因此尽管对于决议某几部分的措词，继续持保留意见，我国政府还是对决议给予了支持。

257. **主席：**登记发言的都已经发言了。如果没有代表希望发言，我提议休会。讨论这一问题的下一次会议，待主席同安理会代表协商后召开。不过，我在结束会议之前想说几句话。

258. 安全理事会刚才通过了一项有历史意义的决议。它已经代表庄严、自由和正义行事。它维护了宪章原则。决议得到一致通过这个事实，无可争辩地证明本安理会已经在今天作为全人类的良心以毫不含糊的语言说了话。

下午八时五分散会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

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